

大型电视连续剧同名小说

善·恶·重·围

SHANECHONGWEI

主 演：马 涛 房 斌 饰
辛 洁 杨雨亭 饰
顾长风 王博召 饰
高 原 纪 原 饰

刘 炯 秦 放 著

大 众 文 学 出 版 社

大型电视连续剧同名小说

善恶重圆

刘侗 秦放 著



主演：马涛 房斌 饰
辛洁 杨雨亭 饰
顾长风 王博召 饰
高原 纪原 饰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恶重围/刘侗,秦放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9

ISBN 7-80171-358-3

I. 善…

II. ①刘… ②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4767 号

善 恶 重 围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55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171-358-3/I·258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SSHANECHONGWEI



内 容 简 介

豁口公安分局经侦队副队长马涛侦查国营木材公司被诈骗模板案件时，因患有重病的案犯李铭在医院救治时脱逃并提走银行现金而被怀疑，接受分局监察室民警——也是警校同窗好友沈清源的调查。后来马涛再深入侦查模板案件，在紫夜娱乐城洗浴中心与重要案件关系人——按摩女小芳接头，导致小芳死亡而再遭陷害，被公安分局隔离审查。

经侦队队长顾长风是马涛的生死兄弟和上司，身染绝症，在侦破木材公司模板诈骗案件中病情加重，又因为马涛事件的打击匆匆离开人世，临走前嘱托未婚妻辛洁一定要把马涛事件调查清楚。有口难辩的马涛出于多种想法设计逃脱，在公安局的通缉和犯罪集团的追杀下孤身一人继续侦查此案，其间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

案件扑朔迷离，木材公司经理——案件重要当事人张经理突然失踪，尔后被遭软禁的为公集团公关部经理冉红发现暴尸于山中；木材公司上级领导——建材总公司副总经理康大力曾在公安局工作多年，在督促破案时却处处为为公集团开脱；涉嫌模板运输的运输公司司机因汽车肇事进了看守所，警方前来调查，司机前后言辞不一，推翻口供……警方的调查陷入重重障碍。

作为医生的辛洁不辱使命，化装成三陪女，潜入马涛出事的紫夜洗浴中心卧底调查，并利用为公集团老总刘为公的儿子刘伟对她的仰慕之情，掌握了大量证据，揭开了马涛遭陷害的层层

内幕。与此同时,在逃的马涛也将模板诈骗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揪出了隐藏很深的为公集团老总刘为公和他的义子高原,捣毁了一个颇有政治背景和社会根基的犯罪团伙,遏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马涛和辛洁也在生死的考验面前,结下了深厚感情,走到了一起。

第一章

近几年的北京都是暖冬，刚刚2月中旬，金黄的迎春花和洁白的玉兰花就开了。傍晚时分，长安街上，华灯齐放，虽然早晚天气还是寒气逼人，但来往人群仍熙熙攘攘。李铭手捂着腹部坐在出租汽车上，一边擦着额头上的冷汗，一边六神无主地掏出手机，哆哆嗦嗦地把它拨通：“老大，我这会儿病得厉害，急等着用钱！……什么？……”

“你的钱早给了你了！”电话里传来极不耐烦的声音。

“那点儿哪儿够啊……”李铭苦着脸说。

“别再赖了！别的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对方恶狠狠地说，“你不赶紧离开北京，还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晃什么！？”

“你再给我一百个，我再回来找你麻烦我是孙子……喂喂喂……”李铭见对方又挂断电话，气得脸都歪了，“妈的！真他妈不讲义气！”

李铭乘坐的出租汽车后边跟着一辆挂民牌的桑塔纳轿车。车上坐着豁口公安分局经侦队副队长马涛和民警周一，另一个警察宋长林负责开车。作为一名出色的警官，马涛虽然不像有些影视片和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公安人员那样身如铁塔威武慑人，也没有那种智多星式的机敏深邃和冷酷英俊，但那一米七七的个头，肩宽腰细，上半身呈倒三角型，表面看着不显壮实，肌肉

却相当发达，浑身上下都焕发着阳刚之美。

马涛的车后边还跟着一辆挂民牌的轿车，车上坐着经侦队长顾长风。此刻他的脸色苍白，用手紧紧地按着胸口，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病痛。这时手机响了，是前面车上马涛打来的，请示他是否动手，他回答说再跟一会儿，到了僻静地方再行动。

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出租汽车和马涛、顾长风他们后面，还跟着一辆进口轿车，始终不远不近地尾随着。

几分钟后，眼见出租汽车拐进北京饭店贵宾楼西侧一条僻静的街道。顾长风下令：“动！”

宋长林脚下一给油门，桑塔纳如箭射出，在超过出租汽车的瞬间突然来个急刹车，猛地横在出租汽车前面。出租汽车司机惊恐万状，本能地踩下刹车。

马涛和周一、宋长林迅速从警车上冲了出来，动作敏捷地拉开出租车门，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李铭揪了出来。

李铭的布鞋脱落在车上，边挣扎边问：“嘿嘿嘿！干什么你们！？”

“警察！不想寒碜你就老老实实的！”马涛说着，动作麻利地给李铭戴上手铐，回头对堵住出租汽车退路的顾长风扬扬手，如释重负地说：“顾队，这下子你该喘口气儿了。”

顾长风站在车门旁微笑着。他本来就很消瘦，再一捂着肚子，那副样子不好言状。

李铭气急败坏地嚷嚷说：“警察？我又没犯什么事儿，警察也不能乱抓好人！”

宋长林捡起李铭的布鞋给他穿上：“走吧，你是什么人自己心里最清楚。”

此刻，尾随其后的那辆进口轿车无声无息地驶过马涛抓人的现场，轿车的玻璃窗悄悄滑下一截，露出一张男人的面孔，身

穿黑衣，戴着墨鏡。他看着這一切，撥通手中的電話：“老板，李銘栽了……”

“瞧准了機會給他做了。”對方在電話中說。

“明白。”黑衣人搖上玻璃窗，開車離去。

馬濤把李銘塞入轎車，再回頭看時，只見顧長風消瘦的身軀正在寒風中倒下去……

北京的醫院歷來都生意火爆，早晨一開門，大廳里就擠滿了看病、掛號和划價取藥的人。馬濤和宋長林已經一夜沒睡，仍站在擁擠的急救室門口，焦灼不安地不時往裡面張望。這時，一個身穿白大褂的年輕女醫生分開人群急匆匆趕來，白皙俊氣的脸蛋因精神緊張而有些潮紅，水靈靈的眼睛似要冒出火花，離老遠就問馬濤：“長風怎麼啦……”

“別急，辛潔，顧隊是在抓捕現場發病的。估計是他的老毛病發作了。”馬濤安慰她說。

“累的！”宋長林疲憊不堪地靠在牆上，眨着發紅的眼睛說，“吃這碗飯不光危險，還沒早沒晚，連身體沒毛病的人都扛不住，更何況他了。”

“我说不让他这么玩命他偏不听！”

辛潔心急火燎，想到急救室里看看，被守候在门口的护士挡住了。

“我是他女朋友！”辛潔对护士说，“我也是医生，知道患者的老毛病，可以帮助诊断。”趁护士迟疑，她闯了进去。

馬濤和宋長林也想跟着進去，被护士拦住了。

二人正在门外等候消息，豁口公安分局王局长、胡政委和金副局长匆匆赶来了，见了他们就问：“顾长风怎么样啦？”

馬濤剛要說話，辛潔從急救室里出來了，看到王局長和胡政

委，眼泪立刻夺眶而出，哽咽开了。

这时，医生出来说：“马上安排病人住院。这么晚了才送来，你们还有人性吗！”

几位分局领导听了这话面面相觑，无不一脸苦笑。

白天怎么讯问都没结果。

当天夜里，经侦队审讯室内一片漆黑，忽然“啪”的一声，200瓦的电灯泡亮了，晃得李铭不由得抬起戴着铐子的双手遮挡。

马涛怒不可遏地揪住李铭的衣服，大声吼道：“你还有人性吗？啊？！你说，你还有人性吗？！”

周一在一旁小声提醒他：“马队……”

李铭心虚地偷眼瞄着马涛和周一，低下头，双手捂住腹部。

马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上前给他打开手铐，把手铐扔到桌上，大叫一声：“李铭！”

“啊、啊……”李铭像是被电击了一般，做出本能的反应。

“是打算耗着，还是来痛快的？”

“我又没犯事儿，干吗逮我呀？”李铭诺诺地说。

“干吗逮你？你比我清楚！不着急是吧，慢慢想，等想明白了，想彻底了，全想通了，咱再聊。”马涛用讥讽的语调说罢，拿起桌上的一摞卷宗在桌子上摔得啪啪响。

李铭浑身哆嗦一下，再次被惊动了。

“给你提个醒，这里边儿，有市木材公司和你那个所谓的大地模板租赁中心签的模板租赁合同，有十几个人的问讯笔录，有你亲笔签名的模板验收单，还有……”马涛用卷宗拍打着桌子，冷冷地看看李铭，“你自己琢磨吧，琢磨好了通知我。”

马涛说完，又给李铭戴上手铐，转身朝周一使个眼色，俩人一起往外走。

“哎，我……我肚子疼。”

自从把李铭抓来到这会儿，他始终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马涛停下脚步，回过头来：“一肚子坏水，能不疼嘛！”

“肚子好疼啊……”李铭脸色惨白，又呻吟一声。

“你不是想耗吗？”马涛说罢又要走。

李铭额头上全是汗水，表情痛苦地“扑通”一声跪到地上：“大哥，我说，我说还不成吗？”

马涛和周一对视一眼，返身把他拎到凳子上，坐回桌前：“说吧。”

“去年……我从木材公司租了两千多万模板，然后，转租给南城的一个包工队，挣了点儿差价……”李铭咽了口唾沫，斟酌地说着，抬头瞄瞄马涛，见马涛耷拉着眼皮，脸上毫无表情，又接着说，“后来，一年的租期到了，木材公司催我还东西付钱，我就……我就找包工队要货。谁知他们丫的颠儿了……多孙子呀！可木材公司不干，整天迫着我。我实在没辙，就……就跑了。”

“砰！”马涛突然猛地一拍桌子，不仅李铭，连周一都吓了一跳。他起身慢慢逼近李铭，眼睛死死盯住他，“我跟你讲，李铭，你这次不光是玩儿现了，也玩儿得忒大了。木材公司几百号人让你害得眼瞅着吃不上饭，两千多万国有资产失踪，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事儿吗？”

李铭惊恐地向后躲着，满脸都是汗珠子。

“好吧，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自己要是想不明白，别说我，就是神仙来了也帮不了你！”

马涛话音未落，突然“扑通”一声，李铭摔倒在地上，全身抽搐几下，再也不动了。

马涛和周一都大吃一惊，当即将他送往医院，把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

来到医院，李铭被安排在单独一个病房，周一守在床边。护士给他量了血压，打上点滴。辛洁的母亲刘大夫翻开李铭的眼皮看了看，转身走了出去。

守在病房门口的马涛和宋长林见刘大夫出来都迎上去：“阿姨，情况怎么样？”

“病人得留下观察一段时间，等稳定下来再看。胰腺炎急性发作，虽说暂时没危险，不过，如果发展下去，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刘大夫说着，将一份手续交给马涛。

马涛将手续交给周一：“你去一趟住院处。”

刘大夫做完检查回到病房办公室，马涛跟进来说：“这是个重要的嫌疑人，我们必须 24 小时守着。”

“院长已经交代下来了，没问题。”

“那让您多费心了。”

“马涛，顾长风的病情很严重？”

马涛点点头：“他是给累的！抓这个家伙累的！整整一个多月没怎么合眼。”

“你们就不能悠着点儿？干吗那么拼命。”刘大夫叹口气，转身出了屋。

马涛让宋长林回去取件衣服，把刷牙漱口的都拿来；顺便去看看顾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能不能挺过去。

宋长林走后，马涛上前看看李铭，见他睡得很踏实，这才坐到旁边的椅子上，拿起一张报纸浏览着。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报纸，站起身使劲伸了个懒腰，想以此驱散倦意。这时，李铭眼睛偷偷睁开一条缝，见马涛起身，忙又合上眼睛装睡。

马涛走到窗前，查看一下窗户的把手，又看了看李铭，然后悄悄退出房间，轻轻地关上门，朝四周看看，走进对面的洗手间。

就在此刻，一双穿着软底鞋的脚无声地走过来，白大褂的下摆在腿上晃动着，深夜中犹如一具幽灵。

马涛在洗手间洗完手，隐约听到了什么，急忙出来一看，见病房的门敞开了，连忙冲了过去。尚未进门，就见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脸上蒙着大口罩，手拿注射器正站在床边准备给李铭注射。

“嘿，你在干什么？”马涛喊了一声。

那人不等马涛再问，举着针管猛地朝他冲上来。马涛伸手抵住他的胳膊。那人身手相当敏捷，一下子将马涛撞出门外，并拼命把针头扎向他的眼睛。马涛用力撑住他，二人死死僵持着。

忽然，马涛把对方的手掰向一旁，顺势用膝盖顶向他的腹部。这家伙闷哼一声，但却反手用擒拿动作迅速挣脱了马涛的手，猛地一肘狠狠捣在马涛的肋部。马涛踉跄着向后退了几步，那人趁机返身跑出门去。

马涛追下一层楼，顾忌到房间里的李铭，便又退回到病房里。

然而，回来一瞧，眼前的情景让他不由得大吃一惊，李铭没在床上。

马涛下意识地看了看床下，又抬头扫视房间，发现其中的一扇窗子被打开了，一条用被单拧成的绳子垂在窗口。他急忙冲过去，探身到窗外向下看去。外面很黑，也很静，整个城市进入每天为时有限的沉睡。再过一会儿，天就该亮了。

“妈的，跑了！”马涛急得两眼冒火，头都大了。为了抓到这个嫌疑犯，分局上上下下忙活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把这家伙逮住，结果却叫他就这么跑了。

这时正赶上周一来接班，见状惊问：“怎么？跑了？！”

刘大夫也闻声跑过来：“怎么了？乱哄哄的？”

周一沮丧地说：“病人跑了！”

“啊？”刘大夫也颇感意外。

这件事果然闹大了，分局几位领导得到消息连夜赶到医院查看情况，然后回到局里研究案情。

金副局长问马涛跟他交手的那个人的特征，马涛说那小子有点功夫，看样子，肯定受过专业训练。金副局长看看垂头丧气的马涛，觉得事情过于蹊跷：“从现场的痕迹看，李铭确实是跳窗逃出去的。但是房间和走廊里，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王局长忿忿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恼火地说：“马涛啊马涛，你知道你干了个什么？啊？李铭一案，是市里挂了号的！昨儿晚上汪副市长还专门打电话问这事儿。”

马涛和金副局长互相看了一眼，都不敢出声。

“眼下正赶上老企业搞改制的节骨眼，从上到下就要求两个字——稳定！木材公司几百双眼睛盯着这个案子，一旦出什么纰漏，谁负得了这个责任？”王局长边说边摸出那个大烟斗摆弄着。

胡政委半天一言不发，这时才说：“小金，事情发生了，你们都做了哪些布置？”

“控制了李铭的公司，还有住处。市局那边也联系过了，对全市的车站加强控制。另外，李铭的病情相当严重，又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楼，估计他还得找医院接着治。所以，我们正与市区的主要医院取得联系，争取……”

王局长考虑问题很周全：“这还不够，主要医院他要是不去呢？小医院他就不能看病了？郊区他就不能看病了？”说到这里，他看看金副局长和马涛，“还愣着干什么？快点行动啊！”

“是，王局！胡政委。”

二人赶忙起身离开办公室。刚出门口，金副局长就朝马涛发开了火：“你小子！都拿你当根儿葱，可你就不提气！”见马涛没言语，又说，“从来没失过手，你啊，这回怎么掉井了啦？！”

马涛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跟你说话呢，你小子怎么连个屁都不放？”

“都这样了，你还让我说什么！”

金副局长边审视着马涛边说：“不是你小子有意放的吧？”

马涛惊愕了：“你怎么会这么想？”

金副局长冷冷地说：“你以为光我一人会这么想吗？”

马涛浑身一激灵。

这事确实太严重了。别人怎么样猜疑倒无所谓，反正他问心无愧，早晚会有水落石出那一天，问题是分局几位上司都认为他故意放跑了嫌疑犯，往后工作该怎么干？

早晨，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照进病房里，死寂的氛围得到些许调和。刘大夫推门进来时，辛洁正伏在顾长风的床前，一脸疲惫的神态。

“他怎么样了？”刘大夫看看女儿，又看看顾长风，只见他的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子，胳膊上输着液。

辛洁不忍地看看顾长风：“后半夜刚醒过来。”

刘大夫给辛洁使个眼色，把她拉到屋外，关切地说：“小洁，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妈！我心里乱糟糟的，好恐惧！”辛洁的嘴唇蠕动两下，“我怕他……”

“你早该预见到这种结果。他得肝炎不是一年两年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早该抱上外孙子了！”刘大夫将挂在胸前的听诊器掖进上衣兜，满脸严肃地说，“我早说过，干警察这个行当的，自

己危险不说,还得牵累一家老小,什么事不出倒也罢了,再像马涛他们似的,把个罪犯放跑了……”

“您说什么?”辛洁吃了一惊,“罪犯让他给放跑啦?”

“那个人我见过,病得不轻,马涛要不是故意放的,他想跑都挪不动窝儿。”

“您是说……不可能,马涛不是那种人。”

“要不说你这孩子太单纯呢,历来官匪是一家。一边是摇钱树,一边是保护伞……”

“这不可能!”

“我也觉得不可能,可实际情况明摆着。”

门外,娘俩说话时嗓门并不高,却被朦胧醒来的顾长风听到了。他挣扎着想起床下地,使出全身力气非但没有成功,反而重重地摔倒在床帮上,险些掉在地上。

辛洁和刘大夫听到屋里发出的声音,赶忙进去。

“长风!你怎么了!”辛洁将顾长风扶住。刘大夫也赶紧过去帮忙。

顾长风急切地问:“告、告诉我,马、马涛……怎么了?”

娘俩对视一眼,谁都没有吭声。

在北京,这是一套典型的两室一厅单元楼房,总面积不足50平方米,客厅又窄又小,没有窗户,大白天开着灯都有些阴暗。屋里到处乱糟糟的,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此时,侦察员小朱正在一旁翻检着抽屉里的各种杂物。马涛和宋长林坐在吱嘎乱响的旧沙发上向李铭的妻子张力询问情况。

“你再想想,李铭在市里还有哪些亲戚,比较铁的哥们儿。”

张力冷笑一声:“就他那德行能有铁哥们儿?连亲爹他都不认。”

“亲戚呢？七大姑八大姨儿什么的。”

张力摇摇头：“早就得罪完了，躲着他还来不及呢。”

马涛在嘴巴前做了个吸毒的手势：“李铭过去……抽过这个吗？”

张力又冷笑了一声，摇摇头：“这几年他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没见过他抽，谁知道呢。”

“那你和孩子靠什么过日子？”

“靠我呗。再苦再难，那也是我儿子呀。要不是有这个孽种，我早就跟他……算了，说这个干吗？”张力说到这里脸色变得蜡黄，将5岁的儿子紧紧搂在怀中。

马涛逗逗孩子：“小家伙多好啊，要是没了爸爸多可怜。”

听了这话，张力浑身抽动了一下，眼圈有点发红了。

“为了给孩子个爸爸，你得帮他。等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劝他想明白点。”

马涛想趁热打铁多说两句，电话突然响了，是周一打来的，他在李铭的公司发现了新情况，让他赶快过去。

“快，走。”马涛朝宋长林和小朱挥挥手。

几个人出了李铭家钻进轿车，宋长林问道：“马队，看你这劲头儿，有好事吧？”

“周一在李铭的公司发现了一个新账号。”马涛将汽车发动起来，飞快地向前驶去。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地模板租赁中心。进门后，只见办公室里一片狼藉，经侦队队员们正在查封公司的财产。周一手中捏着一个号码。一个职员模样的姑娘坐在他对面，忐忑而又茫然地回答着提问。

“李铭一直没在公司露过面？也没来过电话吗？”

女职员摇摇头，细声地说：“就他秘书来过。”